

新春将至,市场里各类花卉形态各异,娇艳欲滴,等着爱美爱生活的人来带回家。就中,属年宵花——有着“凌波仙子”之美誉的水仙花最受欢迎。其形淡、雅、素,深蕴中国传统文化三昧;其名谐音“谁先发”,又带“仙”字,讨口彩,吉祥喜庆。

母亲家隔壁的爷叔每年都会在春节前送她一盆造型奇特的水仙花,益得技艺精湛,丝丝缕缕都精妙绝伦,一眼便知出于高人之手。对比之下,我自己刻的水仙被家人戏称为“葱”。前两年的年底,我终于下定决心,跟爷叔学习雕刻水仙球。

问及爷叔雕水仙的由来,他说是那个年代可去的地方少,所以没事就去花鸟市场消磨时间。暮冬的一天,偶然看到市场里多了个雕水仙的摊位,他就站着看摊主雕,边看边聊,知道摊主是福建漳州人,又记下了一些手法,

就买了几个种球回家。当时的刻刀也只有美工刀。就这样,年年去这个摊位买水仙,年年跟摊主讨教,一刻一问,倏忽就是十数年,手下也刻到有点样子了。把雕好的水仙放在弄堂里,和其他人家比一比谁家的造型好看,谁家的

## 雕刻水仙

箫

花盆和小配件好看……当时的快乐就这么简单。

爷叔说,如今的花鸟市场少了,他也上了年纪,出门相对不频繁了。好在网络发达,雕刻工具也越来越专业,购物转向线上。虽便捷很多,但少了一份和外界交流的机会,有时候收到的物件还会不尽如人意。

聊回技艺本身,爷叔说,不能太讲究了,如雕的过程中发现花苞不多,就可以重叶轻花,营造“此处无花胜有花”的美感;如种球花苞多,球形又好,就考虑做象形,如孔雀开屏、金鸡报晓、吉象(祥)如意等。边说,边拿出刻刀和水仙种球,开始授课。经

爷叔同意,我全程录屏。只见刻刀如他手中的“画笔”,瞬间,在芽体弯曲处与球底平行的鳞面上出现一条弧形线,切口整齐。刀尖又沿此线向上,轻轻松松过的表面鳞片松动了,用手一剥便可掉落,数刀后芽体间便有空隙。

锥形呈现,爷叔说:“据形授意、型随心走”,后两个步骤特别要细心。一个是削叶缘,赋予叶片卷曲效果。爷叔放慢了用刀的速度,斜面刀从上到下削口。他让我从他手背后去看他的一个动作,见我愣愣的样子,他笑了,用拿水仙的手分解了这个动作的细节。哦,原来是手指从水仙的背面轻压,避免削伤中间小而嫩的花苞。爷叔说雕的时间长了,方法自会多起来。另一个是刺花梗的底部破坏其生长点,达到矮化目的。一颗其貌不扬、灰头土脸的“蒜头”,经撕、剖、削等处理之后,被塑造造成一个外观优美的“玉玲珑”,整个过程只花了十五分钟。

雕完之后,爷叔站起来去洗手,让我跟他去洗手间。我有点莫名其妙:“难道洗手也是要学的?”原来,洗手间的浴缸里放了3个面盆,里面泡了很多水仙头。爷叔说:“三分雕,七分养。”于是我牢记他总结的“四步曲”:一是黏液要完全洗干净只能靠反复漂洗、浸泡;二是用刀刻过的地方成了“伤口”,要用棉花覆盖,避免切削过的鳞基因日照变黑;三是叶子变绿前需要阴养,直至变绿才可日晒;四是选择合适

的盆器上盆,叶子过高的话要及时做减法。实实在在,“扑扑满”的知识点,叠加爷叔数十载的经验,让我这个“小白”茅塞顿开。到家后,我把爷叔的口述完整周详地做好笔记。等刻刀、磨刀

石、一次性手套、细头长颈镊子等工具全部就位,开始了漫长、孤独的雕刻享受。我把买来的30多个种球分类,规划了6个阶段,每个阶段雕5个,从年头起,断断续续雕到“女神节”,算是“学徒期”吧,开花的、自我感觉雕得还不错的“习作”都送给了亲人、邻居、朋友和同学。到了11月中旬,我再次购入30多个种球,继续潜心“升级”。这一次,我把雕刻的时间安排得很充分,过程中心无旁骛,雕刻过的水仙基本都实现了矮化、弯曲、高低错落,叶的走向、花的聚散均灵动地呈现出美的效果,随着生长,每天都给我惊喜。

昙花用无数夜以继日的蓄养才换来一夜的风姿绰约,夏蝉用十七年的漆黑隐忍才换来一季的引吭高歌……我愿在水仙之路上持续追梦,如昙花、似夏蝉,让花绽放得更高洁脱俗。雕刻水仙,雕刻人生一段最美的时光。

自小生长在农村,童年留给我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夏天和冬天。那阳的夏天是凉快的。大人们挥汗如雨地在田间地头做农活,我们在低矮阴暗的教室里读书,新课本里的文字都像冰凉的陌生人;在正午阳光下埋头割羊草时,在伞似的乌桕树冠下躲避片刻,我感觉浑身是阴凉的;淌干了汗水与邻居小伙伴浸泡在小河里嬉戏、玩耍,河水是清凉的;躺在两架墙间的条凳上听摇着蒲扇的老奶奶讲故事,刮进小弄堂的穿堂风是凉爽的;夜晚躺在场上的蚕匾里仰望星空,云河里的星星像洒向人间的冰露,伴随着“天方夜谭”的

神话传说,寒意袭来,得盖上毛毯才行。而冬天则相反,数九寒冬给我的记忆却是温暖的。早上醒来,奶奶烧好的洗脸水是温热的,为全家准备的白米粥是滚烫的;在屋顶烟囱的袅袅炊烟里,还有星星点点的火花;上学前母亲为我准备的大人宽大的雨鞋里,塞进了厚厚的棉絮,就是踩在冰雪里,双脚也是暖和的;夜晚,寒风卷起枯叶顺瓦楞吹进小木楼,整个屋子瑟瑟发抖,但我有母亲缝制的手工丝棉被,钻在被窝里,浑身温暖得很。

长大后的夏天或冬天,我总是被童年的印记所浸润,或凉,或暖。

不久前,与昔日同事老徐路过仙霞路,他指着幢老楼告诉我,这是他当年结婚住过的鸳鸯楼。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徐成了老徐,但是说起那些年入住鸳鸯楼的种种往事,却依然刻骨铭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弄堂里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屡见不鲜。因为家里没有谈情说爱的地方,每当夜幕降临,不少年轻人下班后只能去“夜公园”;那时候公园关门又早,只好再“荡马路”。许多大龄青年领取结婚证后没有婚房是常见的事,成了婚姻上的“本本族”。于是,鸳鸯房应运而生,是政府为民办实事的体现。

所谓的鸳鸯房,就是蜗居年代结婚的过渡房,申请的对象是大龄青年、家中确实无婚房的,所在的单位还要出具书面担保,以保证本单位分房优先分配给本单位的鸳鸯楼入住者。夫妻双方单位都要与区相关部门签订协议,承诺两年内为鸳鸯楼入住者解决住房。

那年,我去过老徐的鸳鸯楼。他是首批入住者,心如阳光。可房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下,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王国维是文人,也是兼善西学的文化大家,既要作民族文化传承进化的思考,又要作探求世界真相的哲学思考,因此特别艰难。这首词,是特殊时代阶段的产物,特点是“遗念”“哀思”“转承”“求索”。后人看这首诗,虽然没有看到爆发力和颠覆性,却找到了时代的关联性。在社会重大变革和转型过程中,这些诗词具有见证和反思的意义,真实地表达了变革前夜的景象和风云雷动的大势,反映了一个文学大家如何从接续传统文化转向观察人类社会活动的经历与过程。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楼上楼下,楼内楼外,变幻莫测,不间昏晓,物质的世界,舆论的世界,精神的世界,

越来越广远的世界,越来越纠缠的世界……诗人感受既清醒又模糊,既真切又未知。“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往下看,心事连广宇,往上看,众生如蚁行,不论高高在上,还是行色匆匆,都是人人小天大,都向尘中老。在王国维的视界里,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世界是纠结的,人类是渺小的,他看到的是尘土飞扬,人生恍惚,不平的大道,不平的心绪。他向往平静,寻找秩序,他希望有人能设计出自由平等的社会秩序。但是,他不知道人类文明的秩序并非能设计规划出来,而是人类在自由生长中共同进化的成果。他希望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他希望进入他的三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进入了第一重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车尘树杪尘中老;也达到了第二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但是他没有机会进入第三重境界。旧朝代已腐朽不堪,丧钟敲响,末路上车尘滚滚,与时俱

灭还是寻找再生,万重纠缠,万分惆怅,“薄晚西风吹雨到”,今朝明朝,昏晚晨晓,日复一日,暗伤流潦。

这首词是他人生最悲观时的一声叹息。这声叹息,不轻不重,不古不今,正好因应了个人遭际与时代变迁的交集。父亲、妻子的离世与旧政权的崩溃,使这声叹息更为沉重,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扬弃的深刻反思。反思与进化同步,维护与维系互动,王国维先生有维护之功,却也有维系之痛,当他绝望窒息的时候,也只有用中国文人的独特方法来解脱生命。“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这是永久的失意、时代的告别,是舍之痛、存之辱、继之难的互噬。这种心情一直撕咬他,只让他活到1927年。

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冷静,冷静得不惧,冷静得可以把生命冻住。悲观者往往是思考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人类生命价值和生存动机的反思;悲观者同时也往往丧失对未来的信心,不是外部行动的勇敢者,却又是自我尊严维护的勇敢者,如屈原一般死去,然后把尊严和思想留下来。他们用生命呼唤文化的传承,同时也凸显中国人自我认知的复杂性、困难性和局限性。在看不清自己的本质性格价值观等内在的特质的情况下,在不能自拔的困境中选择向另一个世界寻求答案。

“明朝又是伤流潦”,这是旧时代文人永久的伤痛。“流潦”,积水也,“潮流”,海水也。图将异日跨海潮,不向明朝伤流潦,才是“行走”人生、探寻世界的更好选择。

## “鸳鸯楼”忆旧

陈兴建

间只有11平方米,卫生间只有1平方米。还没有煤气,仍然要生煤球炉。即使这样的房子,住进去后也像中了彩票大奖一样兴奋,从此,在小屋里开始幸福的生活。每天清晨,楼里的“鸳鸯”们都会拎着煤球

炉到楼下生炉子,整整齐齐的一排又一排,倒也蔚为壮观。不会生炉子的人可发愁了,生来生去都会熄灭,浓烟熏得眼泪鼻涕一大把,这时,

一旁的隔壁“鸳鸯”会过来手把手地教,有的干脆拣了几个烧红的煤球给他或者她。直到后来,鸳鸯楼装上了单眼煤气灶,生煤球炉的壮观场景才一去不复返了。

鸳鸯楼里的房间虽小,可小夫妻们的家里还是都置上了必备的“老三样”:三五牌台钟、蝴蝶牌缝纫机和永久牌或凤凰牌自行车。有本事的,还托人买来998元的12英寸

金星彩色电视机。鸳鸯楼里的设施虽然也很简陋,但比起从前自家倒马桶、敲煤饼的老弄堂生活不知要好过多少倍了。鸳鸯楼里的生活是快乐的。没过两年,走廊里就挂起了不少尿布。碰到落雨天,尿布干不了,湿搭搭的,新手爸妈妈妈们只好将钢种面盆翻过来扣在煤气灶上,烤干尿布。谁家孩子奶糕吃完了,一块或借一包;谁家包了馄饨,照样会像老弄堂一端给左邻右舍;谁家孕妇快临盆了,有的还会去踏来黄鱼车将孕妇送到医院。逢年过节,“鸳鸯”们还会拆掉床铺搭起大餐桌一起吃“圆台面”,买、汰、烧互有分工。端起酒杯,唱起“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其乐融融。

当年的鸳鸯房,比起巨大的住房缺口,虽然只能算“杯水车薪”,但也切实地给了不少新婚青年夫妇以温暖,给失望的人以曙光,曾经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也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坚实发展的一步步。



知事后,我从镇上的姑妈家回到县城的父母身边。一切都新奇。家里墙上挂着一本厚厚的日历,扑克牌大小,每天可撕下一张,好像喊“扯历”。

有一天,父亲撕下一张后自言自语:“今天忙得忘了扯了。”我好奇,也想跟着撕下一张。父亲说,现在不能撕,一天还没过完哩。

晚上要睡觉了,我觉得一天过去了,问父亲可不可以撕了?父亲仍说不能。第二天早上醒来,父亲说:“昨天过去了,可以撕了。”

小学同学与他哥哥比谁起得早,就可以去撕日历,但常常是哥哥早哥哥撕。终于有一次,他发现自己比哥哥醒得早,从床上蹦起来,立即就去撕掉一张,大喊大叫起来:“我早!我早!”家里人全都望着他,莫名其妙的,随即哄堂大笑。原来他是睡午觉醒来,还是星期天。

我父亲自己扯下的日历只有1284天。

我们每个人可以扯下的日历有多少天呢?这是个未知数。因此,过好每一天,是最重要的。



大漠落日圆 吴雨田 摄

快吃饭时,桌上的手机响了,“老董电话!”我急切地接听,只听见稚嫩的童声:“老董呀,数学课备忘录发给我看。”我递给了孙子说:“你才几岁呀?同学就叫你老董?”这时,厨房传来妻子喊:“小董!吃饭了。”这是喊我呢。没错,这才是叫我呢,不是错位,谈恋爱时的称呼,已改不了口。

听说育儿秘诀:给婴儿换尿布时,要亲切安抚并与其说话。因此,孙子牙牙

学语时常坐在我的围腰垫上,我就边走边念经地吟诵:“拔萝卜呀,拔萝卜。鹅鹅鹅。”孙子的翻身,孙子的说话,孙子的开步,我都在旁。

有一次,我推着童车,与山东籍的保安套近乎:“我当兵就在山东,山东是我的第二故乡……”

孙子插嘴说:“哦,阿爷,我知道了,我出生时,一半身子在上海,一半身子在山东是吗?”孙于会走路了,见我头戴鸭舌帽,身体前倾,两手总放在

背后,就严肃地对我说:“阿爷,你怎么可以这样走?”

“怎样走?”

“只有我可以这样走,因为我,我是你的领导!”说着他就邯郸学步,惟妙惟肖地模仿我的样子走了起来。我乖乖地两手无措垂着,就像“孙子”一样靠着跟着。

孙子崇拜军人,要买枪。我问:“阿爷,冲锋枪怎么还没有来,帮我去买催一催客服吧。”

“好的。”

孙子却笑着说:“我已经催过了。”

“你不会写字,怎么催?”

“我对着手机讲的。”

我看手机里,客服页面,他模仿大人的口吻:“我孙子马上就要开学了,很喜欢枪,快点发货好吗。”

一下我写的文章,或许对他写作文有帮助。不想他竟对我提出批评:“阿爷你写得很好,但太粗心了,又是逗号,又是句号,我已帮你删了。还有‘贝碧嘉’是什么?有些老人根本就看不懂”。

“贝碧嘉”前应加台风二字。

“小董”看着“老董”,就像学生对着老师一样不住地点头。此时,电视上画面,海边的大浪卷起,正把前浪拍上沙滩。

## 养育

## 七夕会